



解放分析

■本报记者 徐瑞哲

教育部去年11月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在高校引起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那么，新文科与“四新”其他学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到底有何不同？沪上高校专家认为，新文科建设不能狭隘化，不是多买几台电脑、买几本书就能办起来的。

文理学科互相渗透

不同于一般人对理工院校的想象，在华东理工大学，从首个国内社工专业与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建立的学院“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到上海高校一类智库“新时代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再到以诺奖得主命名的“奥利弗·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其人文社科面广量大。华理人文社科处处长范体军透露，“与‘十二五’期间相比，‘十三五’期间学校的人文社科项目总量增加32%，国家级项目增加14%；科研总经费增长70%，2019年较2015年已翻一倍。”全校目前有16个学院，人文社科类有7个，占44%。细化到具体专业，全校本科专业共73个，人文社科有28个，占38%。

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刘淑妍10年前从北大来沪时，北大老师告诉她：“你去理工大学当老师，一定要去理工的内容创造新的文科。”不难发现，理工院校的新文科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文科”，而是与其他学科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规律，其实同样适用于“偏文院校”的理科“加考”。

世界名校也是如此。西蒙·马奥尼到龄卸任伦敦大学学院(UCL)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最近他在线加入新成立的上海师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关于如何让计算机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研讨。他介绍：“我们会横跨UCL多个学院和研究中心进行科研合作。我要强调的是，两者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不是一方服从于另一方，而是推动两个领域一同向前发展的研究。”

可见，新文科的“新姿态”与新高考的“文理不分科”有几分相似，在“政史地、理化生”几门课中按需选择，跨学科地“排列组合”。既不抱持“文科老大”的心态，也绝非做理工科“跟班”，很多情况下是一门不能截然二分的新学科。

重要的是新方法论

文科教师也能在《自然(Nature)》杂志这样的顶尖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上海师大人文学院教授潘语云也是复旦大学东亚语言数据库负责人，其团队对汉藏语分化时间和地点进行计算语言学，追踪中华文明起源，潘语云作为第二作者将此项成果发表于《自然》正刊。该研究采用了汉藏语系的100多种核心语素，就如同语言学中的基因学溯源。“我们的技术手段是计算机和数据库，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方法，基于的是语言演化理论、贝叶斯系统发生学。”

人文学者需要新的工具，但更需要新的方法，重点是原创性的新方法、新范式甚至新体系。不过，需要警醒的是，新文科建设不能沦为“技术依赖论”。

在新一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复旦大学有5个A+学科，其中人文社科占了4个，分别是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哲学。复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笑言，“我们贡献了80%的A+学科，但在学校集体‘分蛋糕’中，往往还是会感觉文科没有‘阳光普照’。”

搞好新文科也需要评价和激励机制上的新方法。来加以引导和保障，复旦开始建立融合创新研究院，解决传统“切块”解决不了的新增长点 and 未来发展空间的问题。比如，在“双一流”建设中专门拿出一块蛋糕，培育了21个青年融合创新团队，立项第一批21个项目，打开新学科建设的绿色通道。

研究先行专业后开

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复旦大学中国史地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开发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该系统自2001年初版启动以来，为国内外中国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基于秦一统至清末期行政区划的历史空间基础数据，开创了中国建立历史GIS数据库的先河。所长张晓虹介绍，在多个版本迭代的基础上，他们近年来又继续开发专题数据库，搭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以时间为经，以专题为纬，实现对中国史地信息的有效管理。作为合作方，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席教授、数字人文项目负责人包弼德透露，根据免费开放原则，多方正在共建中国传记数据库，当前已经收集了47万条历史人物数据。

在很多人中眼中，“理工农医”是重资产、硬投入，文科就不“吃”装备，可谓“投入小、见效快”。“如果还认为文科去装两台电脑、买两本书就行，那新文科肯定做不起来。”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曾军直言，新文科的时代一定是加大投入，而且这个投入量可能不亚于一般的理工科。

与其他“新”学科一样，学科建设的本位是培养人才。文科大师要带出文科大师，需前瞻设计、长远打算。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靳玉英表示，人才培养不是靠“玩”的。例如对于当下比较热门的“数字贸易”，不建议先开新专业，还是应当放在“平台”上尝试更合理，学校构建交叉平台，在硕士生、博士生等研究生层面做出交叉研究，接下来鼓励老师探索交叉性人才培养。“一定要以研究为先行，在学术标准上再引入专业教育。”

除了要与理工学科交叉融合，专家还认为须加大投入

买些电脑就能办？新文科建设不能狭隘化

去年知识付费用户4.18亿人，近半用户月花费逾500元，但低复购率仍是痛点

内容为王始终是“知识付费”产品核心

■本报记者 梁吟之 李晔

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上，两名来自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的主播“有声的紫襟”和“牛大宝”首次登榜。其中，由“有声的紫襟”演唱的1133集有声小说《摸金天师》，播放量超过65亿次。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两位主播新作不断，累积大量粉丝，年收入都达数千万元。

在线知识付费行业受疫情的反向刺激，去年逆势向上。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市场规模自2017年以来快速扩大，去年已达392亿元，预计今年将达675亿元。过去一年，我国在线学习用户中88.8%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46.8%的知识付费用户每月花费500元至2000元购买知识付费产品。

如何让知识变现

不去公司上班，专注于知识谋生，上海小伙子陈抱一鼓足勇气做出这个决定。为求证这条路是否可行，他在毕业前半年就开始试验。按照小目标，他以2020年初为起点，以当年6月6日生日为界，“如果这天我的粉丝量达1万，我就继续把‘开箱视频’当主业。如果没达到，我就安安分分去上班。”实际上，他当UP主首月粉丝量就破万，生日那天已达16.3万。迄今不过13个月，粉丝已有47.1万。

他对智能家居颇有钻研，买来小米、华为等品牌的智能新品，在镜头前替观众开箱、解读功能、评价使用感受。对于如何在家中布局各类感应器以实现相互关联，他能作出深入浅出的讲解，也擅长在纷繁复杂的智能家居市场中分析产品利弊，

判断哪些是好设计、哪些是真噱头。靠着专业与勤奋，其作品点击量不断走高，近80个视频中，不乏50万+和100万+作品。

知识得以变现，与平台鼓励有强关联。在B站上，UP主的视频播放量到达一定量后，便有“创作者激励”。当UP主首月，陈抱一拿到45元；第二个月2000元；第三个月7700元。据他自己测算，创作者激励的钱，约是UP主的播放量乘以0.0025。

和许多平台的盈利模式类似，“知识网红”们除了能得到平台给出的“基本工资”外，还能收到观众打赏、问答收入、视频植入广告的分成，以及找上门来的企业、厂商的广告费等。这些多元收入，都在筑牢知识谋生之基。如陈抱一所在的B站，目前平台上拥有10万+粉丝的UP主中，70%为全职；而喜马拉雅超1000万主播一年仅从平台就要分得16.34亿元收入。

与“知识网红”活跃度相对应的，是知识付费用户的快速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全国知识付费用户在去年增长至4.18亿人，以30岁以上群体为主，月收入主要集中在1万元以下，他们主要为丰富知识储备、完善自我而使用知识付费产品。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肖女士，是典型的2020年新增长知识付费用户，每月花一两千听书。她第一次为音频节目埋单，是去年年初在樊登读书上获取新冠疫情的相关知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周都付费阅读心灵类、育儿类和创业类书籍，还会购买一些职场技能提升类在线课程。她认为，利用碎片时间学习知识，是对

自己的最高性价比投资。

平台玩出新细分

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我国知识付费平台出现细分趋势，各领域纷纷涌现头部企业——综合类平台包括百度App、今日头条、知乎、36Kr、豆丁等；垂直类平台则有喜马拉雅、得到、简书、樊登读书等，以及流利说、蜻蜓FM、荔枝、懒人听书等细分音频平台。

作为综合类平台的头部产品，百度文库去年开始尝试为知识内容创作者打造“知识店铺”，目前总量14万多家店铺中，“掌柜”多为教师、科研工作者等。知识店铺中文档全部由用户上传，用户下载这些文档需要付费，一般付费文档价格在9.9元至100元不等。某科技型创业公司在疫情期间业务停滞，但仅是将其数份论文上传至知识店铺，去年就收入210万元；一位55岁的高中教师的知识生财之道在于结合自己特长和专业，上传其教师工作总结、教师论文及公开课教案。因其内容精准，一份公开课教案一年内浏览量突破200万次，下载量超过7万次。以定价3元计，这份公开课教案直接带来的下载收入就有21万元。

而喜马拉雅作为第一家开创音频泛知识付费模式的平台，首创PU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深耕基于音频内容的经济生态圈——年轻用户喜欢广播剧、品质生活类专辑；宝妈必备亲子儿童课；职场人士则有职场进阶、外语学习、商业财经类专辑陪伴。在平台包容生态下，各种新内容涌现，如疗愈音乐去

历经500多天修缮，本周六上演首部新剧

今日看点

上海木偶剧团“木偶剧场”亮相，将推更多中外优秀作品

《九色鹿》皮影造型30多次易稿



《九色鹿》剧照。

均 受访方供图

■本报记者 诸葛漪

“观众第一印象是，剧场宽敞了、通透了。升级后的木偶剧场见证海派木偶剧转型发展，将成为孩子们美育启蒙的摇篮。”昨天，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地段的上海木偶剧团场馆历经500多天修缮，全新升级亮相。大型多媒体皮影戏《九色鹿》作为大修后首部新剧，将于本周六亮相木偶剧场。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表示，原先的“仙乐斯演艺厅”更名为“木偶剧场”，除了剧团创作剧目，还会在未来合作引进更多国内外优秀木偶舞台艺术作品。

新增民间传统木偶展示

在南京西路仙乐斯广场5楼，上海木偶剧团新增千余平方米面积，现共有4000多平方米，包括展示厅、剧场、开放演艺空间、休闲区域等。剧场舞台机械和声学系统全面升级，增加旋转舞台设计和LED大屏，剧场空间整体向上挑高，增加后排观众观视野，并调整座椅排列设置，换上更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

剧团还新增第二演艺空间“木偶BOX”，采用可变速舞台及座椅，打造沉浸式、实验性表演空间。线上受欢迎的作品将在“木偶BOX”进行二度创作孵化。在新开辟的第三演艺开放空间，剧团将联合学校、社区等举办临展、特展，开展非遗讲座、手工坊、青年沙龙等互动项目。

新展厅将国内外精品木偶展示进行区域划分，新增海派木偶发展历程与民间传统木偶展示。在展厅中心位置，《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木兰》《卖火柴的小女孩》《春的畅想》《东郭与狼》等上海木偶剧团代表剧目经典形象依次排列，《最后一头战象》1:1还原的象偶也屹立一旁。这些剧目从传统的杖头木偶、横挑木偶到布拟木偶、折纸木偶、多媒体皮影、巨型实操木偶等，展示上海木偶剧团成立60



上海木偶剧团新场馆的展示厅。

年来海派木偶制作创新历程。

展厅还展示大量木偶珍品，包括制作大师江加加的木偶头和花园虎。由于年代久远，花园虎已褪色破损，剧团利用全息技术在展品上方还原，使古老精品焕发新生。民间皮影雕刻大师薛宏权的《皇帝出巡图》，原作品有108米，之前只做部分实物展出，多媒体技术将整个作品进行相对完整的再现复原。视频投影技术还将《最后一头战象》精彩片段和剧团成立60年大事记变成了引人入胜的画面。

多媒体与皮影表演融合

大型多媒体皮影戏《九色鹿》作为上海

上海京剧院余派老生教小娃娃

市郊小学学京剧 老生班里女生多

■本报记者 吴桐

每周三下午，61岁的上海京剧院余派老生庄顺海，都要赶到宝山区罗南中心校美兰湖分校，给孩子们上一堂京剧课。

上海市百灵鸟少儿艺术团曾向这所市郊小学输送过不少艺术老师，庄顺海便是其中之一。京剧课上有28个孩子，是一年前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里海选出来的。

海选三部曲，听音色、试音准、看悟性。只消两句念白，庄顺海就能辨出色好色坏。“我记得小时候考戏校，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啥也没学过，校长就对他讲，想象你妈妈在河对岸，你对着她大声喊一声。”海选时间紧，庄顺海又用上了这一招。

没学青衣学了老生

庄顺海的第一堂课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开始，这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几堂课下来学得差不多了，就换传统戏《三家店》里的经典唱段。“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京剧讲究字正腔圆，庄顺海先是一个一个纠正咬字发音，再教唱腔。

庄顺海11岁时，跟着弟弟一起去考戏校。考官听他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在他额头一摺。因为京剧表演要勒头，得看看眉眼吊起来什么样。看完，考官顺势一把将他拽到身后，就算过了初试。看似条件更好的弟弟没考上，庄顺海却通过层层选拔踏入梨园，学了老生。

在罗南中心校美兰湖分校，被庄顺海一把拽到身后的，是8岁的刘彦泽。“我觉得他算个好苗子。”庄顺海说，刘彦泽也不负期望，周三下午，京剧课和篮球课冲突了，他毫不犹豫，跟母亲说要学京剧。“因为我觉得京剧是中华的传统，能把京剧唱好，特别厉害。”

学了几节课，向刘彦泽京剧不难，他一仰头，大声说“不难”。班里别的孩子忙说“难”，他挠挠头，“就是有时候功课多，没时间练，功课多的时候我会在家唱给妈妈听”。一年的时间下来，庄顺海见证了孩子们与京剧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因为京剧演员王珮瑜的走红，“女老生”的社会认知度提升，庄顺海教的这个班里，28人里女生16个，比男生多8岁的芮雪，因为跟着母亲去上海京剧院看了一场《白蛇传》，觉得舞台上的青衣特别好看，从此喜欢上京剧。虽然没学青衣学了老生，芮雪也很高兴：“庄老师让我对京剧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三家店》教我们孝敬父母，特别想上台演，想去全国都能看得到的电视台。”

更多孩子爱上京剧

虽然远在市郊，定位为农村学校，但有着百年历史的宝山区罗南中心校重视艺术教育。校长姜建锋说：“除了庄老师，京剧名家史依弘的团队也会定期来教课。希望通过名家的普及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也希望能在中发现好苗子。”

上海京剧院京剧普及之路走得早，也走得扎实。京剧早已进了上海多所大中小学课堂。庄顺海在活跃于舞台的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涉足普及教学。这些上过他大课的学生有数千人。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热，庄顺海也越来越忙。他从周一到周日几乎天天有课，晚上也有。

庄顺海曾在闸北艺校教过的学生严涵，2004年获得少儿戏曲最高奖“小梅花”金奖。后来他曾被邀请到上海戏曲学校演出，老师对他说，只要你爸妈同意，我们就收你。严涵却摇摇头说，“我就要做一个京剧名票”。考上大学的严涵仍然时不时以票友身份登台过瘾。

也有不少孩子往专业的路上奔。有人成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有人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庄顺海说。最近经常有家长来咨询他，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戏校。几年前国家京剧院推出京剧考级，报名的孩子不少。“学戏曲在大家心中越来越时髦。学的人越多，发现好苗子的概率就越大，京剧的传承就越有希望。”